



良心茶遊記

茶馬古道蒙古哨(上)

麗江茶馬古道西線聯結了大理、昆明、普洱、西雙版納及藏區的主要線路，在麗江茶馬古道線路中佔有重要地位。西線的主線，是從麗江古城出發，經拉市海的海北、海南兩條分線，翻越蒙山，從蒙古哨下山，從七十二道鋪鋪石古道進入龍蟠境內，由阿喜、魯南兩個渡口過金沙江進入藏區。另外還有兩條分線：一是從拉市海翻越鐵甲山到雄古，由此有兩個方向：九河、劍川、大理，或石鼓、維西、德欽；二是從魯南渡口，經龍蟠、新尚、長松坪、文海、束河達麗江古城。

拉市海位於麗江城西面10公里處的拉市壩中部。拉市海既非「市」，也非「海」。「拉市」為古納西語譯名，「拉」為荒壩，「市」為新，意為新的荒壩，可想而知昔日之荒涼。據考證，拉市海原為滇西北古地槽的一部分，中生代燕山運動時褶皺隆起成陸，至中新世成為一個準平原，隨着橫斷山脈造山運動的發展，到上新世末至更新世初，玉龍雪山下這個準平原又分割成三個相對高差在100米至200米的高原山間盆地，即拉市壩、麗江壩、七河壩。拉市壩是其中最高的壩子，壩中仍有一片水域，麗江是內陸地區，見面積稍大的湖便稱之為海，故便稱其拉市海。拉市海的來歷還有一個說法，據說300多年前拉市盆地還是一個林木葱鬱、草場廣闊、溪流平緩、野獸出沒的地方，是麗江大土司木老爺的狩獵場之一。傳說有一次，木老爺打獵來到這裏，發現了幾隻新來的孟加拉虎，大家驚訝「拉市局有妹」（納西語，有老虎的意思）。從此就有了「拉市」這個地名。

拉市海是一片高原湖泊，湖面海拔2,437米。如鏡的湖面倒映着玉龍雪山，雪山伴着清澈的溪水，溪水伴着茶馬古道，古道伴着納西村寨。從麗江古城前往藏區的茶馬古道就從拉市海中穿過，海邊有個叫「楞着多」的山包，山包前的平地是當年的趕馬哥們打尖煮茶的馬路。據說當年馬幫一隊隊從寨前走過，來來往

蒙古大軍把「鷹獵」習俗傳到麗江。作者供圖



往駐的都是稀罕物，看得裏人直眼饞。年輕人們一商量，也組織起一支馬幫去大理收購茶、鹽、布匹和粉絲，前往藏區出貨賺錢。拉市海一帶至今仍有保存較完好的茶馬古道遺址。

從拉市海海北、海南和海東都可沿茶馬古道到達蒙古哨，翻過蒙古哨抵達阿喜渡口或石鼓。幾條線路都在蒙古哨重合，在歷史上這條路曾是繁忙的茶馬古道。在麗江壩子和金沙江河谷之間，有許許多多大小山梁，屬於玉龍雪山的餘脈。這些山梁大多海拔3,000多米，山梁間起伏較緩，散落着許多美麗的大小村寨。這些地處金沙江和麗江壩子之間的山梁上，有利於觀測兩邊的軍事動向，可以設立軍用烽火台。蒙古哨就是這些大小山梁裏最特別的一個。到麗江觀光，有心人會精彩描繪圖景：穿越茶馬古道尋訪香格里拉，朝聖玉龍雪山，面壁老君山，俯瞰金沙江，遙指石鼓城，觸摸蒙古哨，感受那份歷史的不可承受之重……

蒙古哨其實是一個烽火台，為戰爭、和平時期的一個信號台、驛站，現在只留下一堆高約兩米多的土堆。從形制上看，這是一座長寬各約一丈的磚樓，有現在兩層樓房高，一直到10多年前還有10米高。蒙古哨左邊就是茶馬古道遺址，由於現代交通取代了古道，原來旅人馬匹接踵而至的古道已被廢弛，叢生荒草掩沒了這條曾經挑起過歷史重擔的古道，但順着古道遺蹟走下去，撥開荒草至今仍可清晰見到一路鋪設的石板。現在因沒有管理，風吹雨打，加上人為破壞，越來越難以辨認，已經成為香格里拉觀景台東面的一個歷史古蹟。香格里拉觀景台就在蒙古哨前方的高山山巔，當地人稱此地為「阮即紹當」，意為卸馬馱子的地方。在此可遠眺氣象萬千的今香格里拉區。觀景台的石碑上刻着詹姆斯·希爾頓《消失地線》上描寫香格里拉的一段話：香格里拉在一條長長的河谷中，一座座庭院讓人陶醉，山谷兩邊是寂靜而令人憂傷的小山，可它的最高點是世上神奇美麗的山峰。石碑最後強調：香格里拉已成為世人，尤其是海外遊客所嚮往的地方。

其實蒙古哨在《乾隆麗江府志》有確切記載：「蒙古哨：香格約內，府西三十里，通阿喜江路。」據《乾隆麗江府志》記載，香格約（約相當於現在的鄉，後又改設為里，「香格里拉」由此而



拉市海 作者供圖

來)境內就設有蒙古哨、迦莫哨、莫是哨、無住生吉哨等四哨。乾隆時期麗江縣境內共設有關哨29哨。原來哨兵為國家派遣把守，並發派口糧，有點類似於邊防兵，後因當地治安形勢穩定，才於順治十六年(1659年)裁革，哨兵變為哨民。

哨所是當時茶馬古道上重要的交通、軍事站點和信號站。歷史上金沙江邊一帶的茶馬古道經常受到藏區土匪的搶劫，為馬幫報警成為哨所重要事務。蒙古哨位置高，站在蒙古哨頂上揮旗，下一個哨所——黃山哨那邊可看得見。蒙古哨旁邊有一個「格崩」村，納西語「格崩」意思為山梁子上的村子。與此相對應，蒙古哨下面有個村子名為「蒙古」，納西語意思為下面山梁子上的村子。村民稱蒙古哨因為這個村子得名。古時這兩個村的不少村民當過哨民，故村裏流傳着一些哨民的故事。有個故事傳說，大約是民國時期，村裏一個哨民在蒙古哨值哨時發現，山下金沙江邊的阿喜渡口那邊有土匪爬上山來，而此時恰巧山東面有一隊從麗江來的藏族馬幫過來。哨民因害怕驚動土匪，不敢出聲喊叫，只能在哨樓上拚命向馬幫揮旗，示意有緊急情況。但是藏族馬幫看不懂旗語，誤以為平安無事，就一直趕着馬幫過來，與土匪狹路相逢，所有貨物被洗劫一空。藏族馬幫以為哨民通匪，就把他押到麗江城砍頭示眾。哨民被砍下的頭顱漂到城尾才被村裏人撿到，用絲線縫合後運回村裏殮葬。

麗江關哨文化有着深厚的歷史文化內涵，從石門關、塔城關、太子關、邱塘關、九河關，一直到遍布麗江全境的哨所，都隱藏着眾多已經消逝、正在消逝的歷史。蒙古哨的歷史記載，在正史中寥寥無幾。因為沒有具體史料遺留，蒙古哨與蒙古關係無從考證。但有歷史記載的蒙古大軍第一次遠征大理，確曾在蒙古哨附近的九河，同大理國虎狼之師發生過驚天動地泣鬼神的「九禾(九河)大戰」。後來元世祖忽必烈率十萬鐵騎渡過金沙江攻滅大理統一中國，其西路軍過金沙江的渡口也有蒙古哨下面的阿喜和不遠處的石鼓，被忽必烈最早命名的「麗江」也始於此地(府治在石鼓)，而非現在的麗江。蒙古哨滄桑斑駁的遺址行將消失，但它深藏在歷史背後和當地傳說中的故事永不消逝！

豆棚閒話

青絲

枇杷黃了

天高流雲，綠染林翠，夏天的氣息於蟬鳴蛙鼓聲中逐漸濃厚起來。古諺云：「槐花黃，舉子忙；枇杷黃，醫者忙。」過去的四季轉換，季節變易，多用應時之物作喻。暑時最為養物，每年小滿時節，槐花飾金，枇杷初黃，人和農作物便到了一個關鍵時節——夏熟作物開始灌漿，讀書人也要忙着趕考贏取功名，能有怎樣的收成，都起始於這一細小而又優美的農業時代意象。

枇杷會導致「醫者忙」一直令我不解，按理說，枇杷的藥用價值頗高，中醫向來認為枇杷「能潤五臟，滋心肺」，與「醫者忙」是完全相反的悖論。我只能私下胡亂揣測，古代的醫者是在枇杷上市後，忙着用枇杷混合多味藥材一起，煉製具有鎮咳化痰功效的枇杷膏。為此而忙，似乎才解釋得通。

枇杷作為夏初第一批應季的果物，風韻格調，所獲評價都很高。枇杷的果實香甜，果熟時常有飛鳥前來啄食，很多文人墨客就是取這一意象，作為表達寧靜生活的視覺開釋。宋徽宗的《枇杷山鳥圖》團扇面，便對枇杷的韻致做了詩意性的延展：山雀在枝葉繁茂、結實纍纍的枇杷樹上歇息，與喧囂的塵世圖景形成了尖銳對比。魯迅與許廣平戀愛時互通書信，知道許廣平愛吃枇杷，也故意選用印有枇杷的信箋傳情達意，巧妙展示出細節的趣味。

此外，古人還認為枇杷「質

貞松竹」，是綠化庭院的佳木。陸游曾寫詩記述他在自家園子裏多次栽種楊梅，都沒有成活，唯獨種了一株枇杷，長勢喜人。他還特地註釋提醒種枇杷的人不能等到果實完全成熟，不然會被鴉鳥吃光，必須在枇杷七八分熟時就採摘，才能提前品鮮。明儒歸有光居於嘉定安亭江上，其《項脊軒記》記曰：「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清人王世貞在江蘇太倉建造養老的庭園，後院亦雜種枇杷和榆柳，供鳥雀棲息鳴唱，名為「清音圃」。

不過枇杷很挑水土，能種活，並不意味就能結出佳果。我幼年時吃到的枇杷都是本地種植的品種，果實小，肉薄，味道酸多於甜，不太好吃，我為此常詫異古人為何對枇杷的評價那麼高。後來有幸嘗到外地的名種枇杷，每個都有乒乓球大小，表面覆有一層細密的白色茸毛，吃起來清甜之中略帶微酸，味極佳美，由此想起南宋戴復古詩：「東園載酒西園醉，摘盡枇杷一樹金。」方知古人所言不虛。

數年前《華爾街日報》載文枇杷膏在美國走紅，因為洋人也開始知道吃枇杷膏止咳效果好，導致一度脫銷。

當今這個顛覆時代，許多舊有的風俗傳統也在面臨着篩選過濾。但講究恰合時令、與飲食養生有關的枇杷，卻始終歷時光華的韻腳，導引展示着生活的精彩，成為一種堅韌不可摧的生活信念和美學。

施詞度墨香

詩：施學概 書：梁君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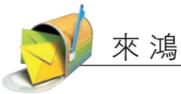


七律·小滿 施學概(伯天)鞠躬

年豐廉讓唯貧客，
臣吏應知多瘦人。
橫劍含光除碩鼠，
登樓攬月絕魔神。
竹高長節蒼天潔，
荷靜生香皎日親。
名利憑渠落愛我，
情懷磊落愛黎民。

註：《玉璫·九懷》晞白日兮皎皎。

癸卯年三月廿九日 2023年5月18日



來鴻

羅大佐

兒子和莫言

兒子不到4歲，沒有見過莫言先生，可是我第一次問他莫言爺爺是誰時？他居然回答：「爸爸的同學！」讓我吃了一驚。

說起來兒子的回答也不是沒有一點緣由。莫言先生是1984年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的首屆學員，我是1994年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的97屆函授生。2015年9月通過徐懷中先生得莫言簽名送我3本書時，莫言先生還分別在扉頁上寫下了「羅大佐學兄雅正」、「大佐學友雅正」字樣。但這一切，平時我是幾乎不給人提起的，兒子是從哪裏捕捉到的信息呢？

上月我到北京出差，想順便去拜訪一下莫言，於是聯繫了他，並得到了他的同意。知道莫言先生很愛孩子，臨行前給兒子錄了一個視頻，讓他給莫言爺爺說幾句話。兒子穿着一件熊貓衣服，拿着莫言的《莫言的奇奇怪怪故事集》一書，在視頻前落落大方地說：「莫言爺爺，我是羅宇昭小朋友，我長大了，我明天來看您！」說完開心地笑了。與莫言先生見面後，莫言先生認真地看了視頻，臨別時題簽了一本《莫言給孩子上的八堂文學課》送給兒子。其實那次兒子還錄了另一個視頻的，內容是：「莫言爺爺，我是羅宇昭小朋友，我長大了，

我喜歡讀您的書，我長大了，我來看您！」不知怎麼的，錄製那個視頻時他顯得很緊張，話說得結結巴巴的。我怕莫言先生誤以為我兒子是口吃，也就沒給他看了。後來《文藝報》總編輯梁鴻鵬看了，說：「這話說得多好呀，這個視頻才該給莫言看呢。」讓我好一陣懊悔。

北京回來那天到家時已是晚上11點。進了門，兒子還沒睡着。見了我第一句話就是：「爸爸，莫言爺爺給我寫的：羅宇昭小友。」臨別時莫言先生送了我一幅書法作品，知道莫言先生的書法作品一字難求，非常珍貴，我欣喜不已。為安全起見，我把莫言先生以及北京其他作家朋友送的書快遞回家，身上只帶了那件書法作品。也許是書籍快遞到家後兒子的媽媽唸給他聽的吧，他居然一下就記住了。其實莫言先生在扉頁上題簽的是：「羅宇昭小友存念。」也許是兒子的媽媽沒給他唸「存念」二字吧，也許是唸了，但他只記住了前面5個字。至於莫言先生為什麼寫「小友」而沒寫「小朋友」，我想，那是莫言先生表達的一種深厚情感吧。

儘管還不識字，但兒子愛聽故事愛看書。每天睡覺前都要媽媽給他講故事。有時候看到我在電腦桌前寫文章，他也去拿支筆拿本本子

或者拿一張紙，說要做作業。當然，他也就是在上面胡亂畫畫而已，然後還煞有介事地問：「爸爸，我可以把作業本放在您的抽屜裏不？」我說可以。於是他就把筆和本子放在我放日記本的抽屜裏了。

莫言先生送他書後，有時候他在客廳裏玩着玩着，看到我在看書，忽然問我：「爸爸，莫言爺爺送我的書呢？」我說在書櫃上。他說：「我可以看看不？」我說當然可以。於是到書房裏從書櫃上取出書來遞給他。他拿着書，翻到扉頁，認真看看，說「莫言爺爺寫的羅宇昭小友」。我說：「莫言爺爺寫的是：羅宇昭小友存念」。於是兒子跟着複述一遍，再翻翻書。我怕兒子把書弄髒弄壞了，說：「我們把書放回去好不好？」兒子說：「好。」於是將書遞給了我，我將書又放回了書櫃上。

一天，兒子看了書後，忽然對我說，我想給莫言爺爺說說話。於是我拿出手機打開視頻，他一手拿着書，一手伸出兩個手指，比了個「耶」的手勢，說：「莫言爺爺，謝謝您送我的書！我長大了，我明天來看您！」我這才明白，原來兒子還惦记着莫言爺爺送他的書，他還沒說「謝謝」呢。再一想，再過半個月，兒子就4歲了，4歲的兒子開始懂事了。

詩詞偶拾

鄭桂珍

最美環衛工

你彎腰掃地的黃昏
暮色還未散盡
街角的燈光把你的身影拉長
樹葉煙頭紙屑
掃把間翻飛流竄
最後只能草草收場
你推着滿車藥物行走的晨間
大地依然寒涼
城市籠罩着還未散盡的迷霧
你如人間的那一束光
掃去世間污穢
把滿滿的清新送達
你那身橘紅的工裝
又似清晨燃燒的一把火
寒冷的空氣都被溫暖
那索索的掃地聲
總在微風漾開的清晨熱情盪盪
若問你對城市的感情有多深
條條潔淨的道路懂得
額上不停冒出的汗珠知道
城市裏
哪裏有你的身影
哪裏就會留下一段動人的時光

生活點滴

張武昌

閒話生活中的「群」

相信每個人的手機上均有不少朋友群組，我的微信群就達上百個，在日常的工作及生活上均建立了「群」，很多工作信息都是通過群發布，以前不為人知的「消息」，現在均可以透過生活中的群事先得知，然後討論一番。

我愛好文學，業餘時間經常會寫寫隨筆，在一些媒體及部分刊物上發表，所以我又多了一些以寫作為主的群。還有幾個家族「親朋群」、「鄉親群」，各種購物群、同學聯絡群、持續學習群，作為父母，還有兒女的班級家長群等等。現實生活中，也有另類的「群」，如：「人群」、「動物群」、「生物群」、「土樓群」等。

人類是高級群居動物，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多了便有了各種各樣的群體存在。十年前流行MSN、QQ、微博，隨着科技的不斷進步，人們的「群」也愈發多元化，慢慢演變成了「微信群」、「Facebook群」、「Twitter群」。現在人們的生活幾乎都離不開「群」。

對福建省南靖縣田螺坑土樓群的別稱。「四菜一湯」由四座圓形土樓圍着一座方形土樓組成，它們之間疏密有致，恰到好處，整體像一個四瓣長春花圖案。2008年7月7日，包含田螺坑土樓群在內的福建土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這個揚名四海的土樓「群員」很具特色，永定土樓是其主要成員，包括：長方形樓、正方形樓、府第式方樓、殿堂式圍樓、五鳳樓、五角樓、八角樓、紗帽樓、吊腳樓、前圓後方形樓、前方後圓形樓、半月形樓、曲尺形樓、走馬樓、一字形樓、日字形樓等30多種。

福建永定客家土樓群歷史悠久、氣勢恢宏、千姿百態、結構奇巧、功能齊全、內涵豐富，不僅具有聚族而居、安全防衛、防風抗震、冬暖夏涼、教化育人的功能，而且文化內涵博大精深，是一卷卷散佈田野林間永遠讀不完的百科全書。永定土樓的結構還體現了客家人世代相傳、團結友愛、聚族同樓而居的傳統生活模式。這個「群」早在4,000多年前就已經存在，中國中原一帶的古人已經將夯土板築技術廣泛應用於城垣樓宇的建築之中。北魏以後，磚結構大規模被運用到民居建築之中，生土樓建築逐漸衰落。明代以後，中國民居建築的夯土牆逐漸被磚牆所代替，兩層以上的土樓越來越少，幾近消失。

而在閩粵贛邊的永定區，土樓卻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發揚光大。永定區內的生土民居不僅沒有消失，反而由於客家人生活特殊的歷史、社會和自然環境，從唐宋初開始又產生了以生土夯築而成的民居建築，並在此後的1,000多年間不斷發展、創新，從而得天獨厚地把延續了數千年的生土建築藝術推向了極致。

永定客家土樓群也因此成為中華民族古代生土建築文化的「活化石」。土樓客家人在「民族建築」的概念下，又開闢出「民系建築」的獨特領域。客家人因地制宜，建造了千姿百態、種類繁多的土樓。客家土樓因土牆下厚上窄，堅實牢固，防風、防水、防鼠性能良好，有的還能防火，三環土牆便是三道封火牆，特別是其超凡的抗震能力令人嘆服，幾乎所有土樓都曾經受過程度不同的地震考驗。林林總總的群在各人心中佔據的分量亦有所不同，每個人的時間與精力有限，我也作出了一些選擇，放棄了一些與自己不太相關的群。

朋友們每天在微信群分享各自的生活美照，談笑自如，我有時把它當作減壓的處所，說出心中的不快，也會分享取得的成果，群友間的良好互動，偶爾也會萌生行文創作的動力。生活就像細火慢熬的一鍋湯，各種各樣的「群」就像調料，生活的「湯」裏如果沒有「調料」，就會寡淡無味，生活有「群」更精彩。